

欣欣向荣

渔歌
摄

世说新语

百年后 仍有“娜拉”现象

那晚，首观易卜生的名剧《玩偶之家》。至最后一幕：

——海尔茂：你说下去！咱们俩都得改变到什么样子？

——娜拉：改变到咱们在一块儿过日子真正像夫妻。再见。（从门厅走出去）

——海尔茂：娜拉！娜拉！（四面望望，站起身来）屋子空了。她走了。

楼下“砰”一响传来关大门的声音。

140多年前（1879年），“世界现代戏剧之父”、挪威作家易卜生的代表作《玩偶之家》（又译作《娜拉》）在哥本哈根皇家剧院首次公演。剧终，女主人公娜拉离家出走的那声摔门之响惊动了整个欧洲，当即掀起阵阵风波，且余音绕梁，至今未绝。

一个被弄脏的“玩偶”，主人急切地把她丢弃，然而当危险被和平解除，玩偶“洗干净”了，他又重拾那副虚假柔情的面具，乐呵呵地叫道：“娜拉，我没事了，我饶恕你了……”

甘于常被“饶恕”？乖乖地做你（丈夫）的小鸟儿，做你的泥娃娃？”娜拉不“甘”！毅然“逃离这座牢笼”的选择，立即成为封建婚姻包办制度笼罩下的中国青年崇拜的偶像，“娜拉出走”成为当时中国妇女解放亦人性解放的代名词。

“娜拉”到中国很早。早在1914年，上海春柳社即首演此剧。1918年，《新青年》杂志出版“易卜生专号”，则言之剀切：“易卜生写了一个全人类的问题，所以每个人看后都从中有自己的思考。”

1906年5月23日，挪威戏剧家、诗人、现代欧洲戏剧的先驱之一易卜生逝世，享年78岁。

其代表作有戏剧《社会支柱》《玩偶之家》《人民公敌》《爱的喜剧》《觊觎王位的人》《野鸭》等。

俱往矣。面对妇女能顶“半边天”的现状，封建主义的“大辫子”从许多人特别是男人的心头剪掉了吗？女性应有的社会地位与人格权益均得到保障了吗？

其实，“娜拉现象”仍然存在。甚至于在某些地方、某些领域还存在。

什么“现象”？说说笔者的“顿悟”：《娜拉》在中国又译作《傀儡家庭》。但，女性绝非是牵线的傀儡，孩子玩的“人形”（日语，即人形的玩具）。她是与男性一样顶天立地的女性，又是闪耀着世间最美丽光辉的母性，是奶奶、外婆，是妈妈、妻子、女儿……

作为“妇女解放运动代言人”的娜拉，向丈夫严正地宣称：“首先我是一个人，跟你一样的人，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！”她的宣告，恰似一面明镜。

对女性的称呼，妻子的“爱称”，易剧中叫得“洋气”：小宝贝、小松鼠、小猫（风流华夏，还有叫“小心肝”的，总感觉仍属玩物）。古代中国就很“糟”了，什么“拙荆”“内人”“内子”“贱内”“浑家”……

在上海，老公叫老婆“阿拉屋里厢的”，听了令人心旷神怡吧？在北方特别是东北，喊老婆“土得掉渣儿”——烧火的、做饭的、屋里的、俺家老娘们、俺那口子、孩子他妈，有工作的也叫“家属”，更有“老瓶”一称。

算不算“西风东渐”之一种呢——域中更多的地区、更多的时段，一直称爱人，似与时俱进，社会进步一显例。不过，时也势也，不少称呼已异化至变质、变味。如：干爹、小姐，乃至曾领风气之先的“爱人”，也早被“风气之先”给异化成了“畸形”。

爱人不宜轻松出口，“老公、老婆”到处喊得震天响。作家汪曾祺有一言，笔者赞赏——夫妻关系，说到底，是伴（真理也，起码相对真理）。老伴乃适宜平等之称谓。少年夫妻老来伴。老了以后，都是对方的“拐棍”。“年轻的时候需要垫脚石，中年的时候需要强心针，到老了需要一根拐棍”嘛！

摘自《朝花时文》 齐世明



人生感悟

云上自在，远不如生活精彩

最近，一个概念突然流行了起来——云自在。没听过不要紧，你一定或多或少有过切身经历：在李子柒的视频里放下浮躁、游离在乡间，体验一把不属于自己的安宁；工作之余看看慢综艺，暂别快节奏的生活，沉浸于“生活在别处”的田园牧歌；周末之时刷刷直播，在“橘猫+柴犬”“民谣+远方”的诗意里，享受一时的惬意时光……云自在，就是云上自在，在屏幕里体验自在人生。

别样的生活，总是令人向往，甚至给人以治愈的力量。在水泥森林待惯了，满目苍翠的乡野，诗情画意的远方，自然能够冲淡审美疲劳，让人眼前一亮；工作忙碌，生活喧嚣，偶尔的悠远情致，也自然能让人偶尔跳出方寸之所，承载人们对诗意栖息的神往。反过来，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古典生活，在现实中并不是那么容易实现，“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一瓢饮一箪食”的岁月静好，也总是想象中的美好。而慢综艺、视频博主，恰恰为我们搭建了一个“拟态环境”，让我们通过屏幕，触摸无法抵达的远方。可以说，“云自在”的流行，在于一种“愿望的投射”，是一种“替代性满足”。

更进一步，心境往往是生活的投射。在屏幕里体验不一样的生活，既是为了与现实短暂疏离，更寄托着对心之所往的美好憧憬。我们会在云上寻求自在，并不仅仅在于通过代入，获得一时的心理满足、短暂的休闲娱乐，更在于这些慢综艺、慢直播所代表的生活理念：在快节奏中放慢心态，于快时代寻找“慢生活”。生火、做饭、劈柴、喂马，固然本身就是一种风景，但它的意义更在于提醒，提醒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发现精彩，在琐碎的庸常中寻找

意义，把一成不变的日子过成诗。

然而，云上再自在，依然远不如生活精彩。作为一种调味品，慢直播、慢综艺，并无不可，但倘若沉浸其中，与现实生活脱节，看不到生活细节里的那些美好，那无异于买椟还珠。“云音乐会”固然能在疫情这样的特殊时期，让人热血沸腾，但更令人难忘的，是现场演唱会的那份震撼和感动；“云买菜”固然能给生活带来便利，但更能慰藉灵魂的是，是菜场集市的那份烟火气息。倘若只是把“云自在”作为逃避，那生活反而会成为累赘，焦虑烦恼无处可逃。我们最终收获的，并不是精神的富足，而是萎靡，精神的自在充盈，更是无从谈起。相反，把云上的生活作为一贴清凉散，观照内心，撇去浮躁，葆有一份超拔的心态，继续向更美好的生活进发，精神上才有可能是自在的。

前段时间，读到朱光潜的一句话，深有感触，“各人的世界都由各人的自我伸张而成”。个体灵魂如果是与现实生活脱节的，那精神世界如何能自在？自在，从来不是说向现实妥协，甚至以消极的心态去面对人生，恰恰相反，是以诗意的心态去生活、去过日子，进而把生活活成自己希望的模样。事实上，很多时候，人自己就是一面镜子，你以怎样的态度对待世界，世界就会呈现给你怎样的景象。是我们赋予生活以意义，而不是现实给我们以评价，也只有经历生活洗礼的自在，才是真正自在，否则只能是一时之欢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自在从来不在屏幕中，诗意也从来不在镜头里，而在每个人的生活中。与其在屏幕的远方里追求自在，毋宁拥抱自己的生活，活出自己自在的模样。

摘自《人民日报评论》陈凌



视频博主李子柒作品截图



品味诗词

诗中的妙趣童年

小孩子都喜欢扮大人，自己一本正经感觉不错，却不知已把大人们逗得哈哈大笑。

《夏日田园杂兴·其七》

宋·范成大

昼出耘田夜绩麻，村庄儿女各当家。

童孙未解供耕织，也傍桑阴学种瓜。

夏天来了，大人们都忙起来了，又是耕田又是织麻的，小孩子也不懂大人为什么会这么忙，就自己给自己找些乐子。

大家都耕田，那我也来种个瓜吧，等到了秋天，一定会结出一个又大又甜的瓜。

每一个孩童都有一颗奇思妙想的心，再难的事，总能想出妙计。

《舟过安仁》

宋·杨万里

一叶渔船两小童，收篙停棹坐船中。

怪生无雨都张伞，不是遮头是使风。

杨万里看到两个小孩子坐在渔船上升起了竹竿、停下了船桨。诗人很疑惑没下雨，他们怎么就张开了伞？

原来他们不是为了遮雨，而是想利用伞当帆让船前进啊！这小孩子真是聪明机灵的很呐！

欢乐的孩童最能逗人开心了。

《闲居初夏午睡起·其一》

宋·杨万里

梅子留酸软齿牙，芭蕉分绿与窗纱。

日长睡起无情思，闲看儿童捉柳絮。

这不，诗人杨万里午睡后，闲来无事，便看几个孩童戏捉空中飘飞的柳絮。想必孩童追逐得很欢闹，诗人看得很开怀。

保持一颗孩童般纯洁善良的初心，真是难得，这能带给我们很多的生活乐趣。

《牧童》

唐·吕岩

草铺横野六七里，笛弄晚风三四声。

归来饱饭黄昏后，不脱蓑衣卧月明。

小时候最开心的，就是和小伙伴一起躺在草地上，望着满天繁星，数着一颗两颗三颗……还好奇它们为什么一闪一闪的呢？

看这牧童放牧归来，一吃饱饭就迫不及待地跑到草地里，仰望星空去了。

往往发现真正生活的却是孩童。他们简单、纯粹，没有糅杂。

《牧童诗》

宋·黄庭坚

骑牛远远过前村，短笛横吹隔陇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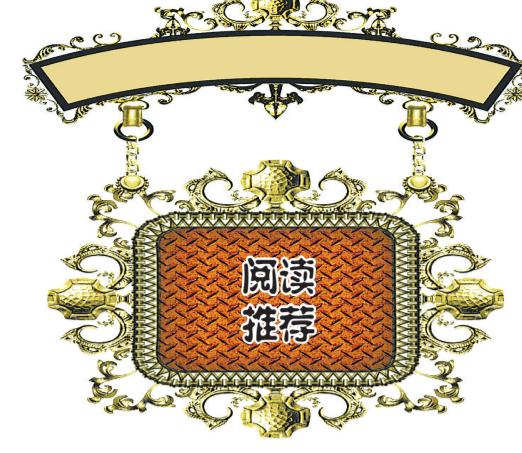
多少长安名利客，机关用尽不如君。

牧童骑着牛远远地经过山村，他把短笛吹得真是响，这隔着田垄都能听到。真是无忧无虑啊！

难怪诗人发出感慨，费尽心思追求名利的人，都不如孩童活得悠闲自在呢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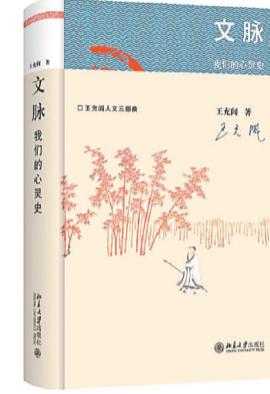
犹记孩童时天真无邪的模样，无忧无虑也不惧时光的流淌。

摘自《唐诗宋词》



《文脉：我们的历史》

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史，中华文化之所以连绵不绝，是因为其具有独一无二的理念、气度和神韵；是因为无数先贤为传承文脉而始终坚守着正气、骨气和侠气。作为人文三部曲之一，王充闾以隽永的散文，叙述历朝历代仁人志士或叱咤风云，或跌宕起伏，或隐忍抱憾的人生际遇，以古人精神之火烛照今人之心灵，反思和叩问今人的精神世界。全书气势磅礴、言出有据，既有文学的青春欢畅，也有历史的沧桑厚重。掩卷而思，浩浩荡荡的心灵世界与汹涌澎湃的现实世界交相辉映，历史变得灵动且具有撼人的撞击力。



作者：
王充闾 著
出版社：
北京大学出版社

《5G金融：科技引领时代变革》

本书采用科普性与现实性相结合的方式，创造性地提出了“5G金融”这一概念，并对5G金融的一般特征、表现形式、赋能行业、未来场景等方面进行详细的分析和大胆的预测，描绘出5G信息技术对金融行业改造或影响的时间路线图，同时对推进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机制的改革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。全书具有较强的变革性、时代性和前瞻性，以期人们能对5G金融时代有一个初步的认识，感知科技创新活力，把握前沿科技机遇，从而更好地推动我国5G金融的平稳健康发展。



作者：
莫伟开 陈名银
邱泉 著
出版社：
中信出版社

《美顺与长生》

一部文字质朴的长篇小说，最能感动人的，往往是人之常情。故事从一个农村小姑娘的姻缘开始，把一个北京家庭细碎琐屑的日常生活一层层地展现给读者。无论经历怎样的困难，美顺与长生都以其源自内心的真诚与善良去努力解决一个个问题。作者以不事雕琢的语言文字，切入街头巷尾最常见的普通人的日子，把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如实地描摹出来，让我们看到生活在相濡以沫的城市里，真正的活力之源是人们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。



作者：
毛建军 著
出版社：
人民文学出版社

《门板上的夏天》

儿童文学作品《门板上的夏天》以主人公陈小水自述的形式，讲述了一系列的童年趣事。水镇的男孩陈小水兄弟姐妹五人，以“金木水火土”来排行命名。小水排行老三，上有两个姐姐，下有两个弟弟。乡间的孩子自有乐趣，陈小水的生活简单而快乐，放牛、钓鱼、捕虾、摘枣子、偷柿子、拾青蛳、逮知了、兑麦芽糖……原汁原味的江南水乡儿童生活跃然纸上。作品用轻松愉悦的笔触，记录了童年生活的纯净与美好，细节饱满，形象逼真，让读者在乡间童趣中感受到一种别样的幸福。



作者：
吴新星 著
出版社：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吴雯 整理

请相关作者告知联系方式以奉稿酬

